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七至十

臣永瑢恭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貢生臣李橒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七

序

貞觀政要序

夫三代以上君明臣良天下雍熙世登上理自東遷以降風俗日薄天下無復熙皡之美雖有質美之主望治甚切而所以屈己從諫力行善政者終不能有以震古而鑠今及唐貞觀太宗以英武之資能用賢良之士時

若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諸人布列左右相得益彰蓋自三代以下能用賢納諫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史臣吳兢纂輯其書名之曰貞觀政要後之求治者或列之屏風或取以進講元至順間戈直又刋其書以行於世余嘗讀其書想其時未嘗不三復而歎曰貞觀之治盛矣然其所以致治則又在於用此數賢而數賢之中又推魏徵裨益為多然魏徵不能自必信用於太宗以見其功業則又知太宗所以獨信魏徵言聽計

從而見效若彼者固人君所當服膺書紳而勿失也書中分目目中有條條之末引先儒之言而論斷之其有望於後王也深矣人君當上法堯舜遠接湯武固不當以三代以下自畫然觀爾日君臣之所以持盈保泰行仁義薄法術太宗之虛已受言諸臣之論思啓沃亦庶幾乎都俞吁咈之風矣

韓文公文集序

天下之事有其藝則必有精於其術無論小大精麤能

使機應於心技疑於神則外物不能紛而後之習其藝者皆奉以為師法養叔治射離婁治規矩師曠之於音聲倉公之於病匠石之斤公孫之舞皆造其堂而嚌其胾傳之後世而無窮夫文亦天下之一藝也精其術可奉為師法者周有左氏漢有賈誼董仲舒馬遷相如劉向此數子者雖非見道之文要皆卓自樹立不合流俗而其文之古樸亦非浮華澆漓者所能及迨自五代剖分文弊質窮天下之言文者務以藻繢為事娓娓如婦

人言世道衰微人心由之偽薄至唐幷天下蔚興文教殆百餘年而後昌黎以六經之文鳴天下由是言之文之繫於世道人心亦大矣蓋昌黎之於文所謂造其室而嚌其胾因文以見道以斮至於古之立言者也其自用之功在於培養仁義以為立言之本而其所得之趣則氣盛而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至其不蹈襲前人一語不煩繩削而自合規矩不顧世人之笑謷反刓以樸劉偽以醇粹然一出於正後之習文者皆奉為師

法而莫有能加焉噫亦至矣雖然公非徒長於文者其道德謨猷皆有唐一代之特出而不能大顯於憲穆之朝者氣運之遷流非人力所能挽耶抑使之少抑於一時而終揚於萬世耶將全於此則不能全於彼耶孟子距楊墨而道以之傳昌黎排老佛而道亦因文而見起衰反正始若未之信終大顯於時蘇子瞻以之上擬孟子豈過譽哉

杜子美詩序

夫自上古康衢有擊壤之歌虞廷有卿雲之詠帝與臯陶禹益諸臣勅命賡歌拜手颺言於一堂歌詠之興有自来矣爰逮姬周公旦公奭調宫協徵律其節族舂容乎大篇堂皇乎雅辭化自二南達於列國上自公卿下至黎庶至於變風變雅亦莫非忠臣義士攄其忠悃發為歌辭好色而不滛怨悱而不亂皆可以勸懲當時為教後世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孰謂詩僅緣情綺靡而無闗於學識哉然三百篇之詩不拘格律而音

響中度所謂太羹不和而有至味也漢變四言為五言間亦有七言之體至魏晉而音韻愈盛入唐而格律益精鹽梅之設太羹之害也七竅之鑿渾沌之賊也至有不言性情而華靡是務無勸懲之實有滛慝之聲於詩教之温柔敦厚不大相刺謬乎是以言詩者必以杜氏子美為凖的子美之詩所謂道性情而有勸懲之實者也抒忠悃之心抱剛正之氣雖拘於音韻格律而言之愈暢擇之益精語之彌詳其於忠君愛國如飢之食渴

之飲須臾離而不能故雖短什偶吟莫不睠顧唐祚繫心明皇蜀中諸作尤致意焉屈原放逐離騷是作後代尊之為經子美之詩亦因其顛沛流離抱忠秉義不究其用垂於詩以自見故後世宗之參之於三百篇之列若夫較一字之長爭一韻之巧摛華藻於篇章誇博贍以耀衆者藝也非所以求子美也

朱子資治通鑑綱目序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夫春秋亦一編年之書而

曰亂臣賊子懼者葢謂彰善癉惡比事屬辭誅姦諛於已往杜僭亂於將來使亂臣賊子不畏王法者讀此書而知懼豈非有功於世道人心者哉三代而下孔子之道幾乎息矣故臣叛其君者有之子背其父者有之而亂臣賊子無所忌憚子朱子生於周程之後修明絶學深痛而甚憫之祖夫子春秋之筆削因温公通鑑之書更創義例為書曰資治通鑑綱目其自序曰表歳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洵哉善善惡

惡是是非非具於一篇之中而無不備矣然後人知忠臣義士必獲天休也雖不用於一時而後世莫不褒歎效法之恐後也亂臣賊子必攖天誅也雖幸免於當世而千載以下公議莫逃也彰善癉惡比事屬辭雖不足以盡春秋之義抑其大畧則可謂同揆矣夫三代以下傳世久遠者莫如漢唐當其盛時政教恩澤入民之深非不可稱然其易代之際死君事者可數焉自修綱目之後士知顧禮義廉耻以事二姓為辱故南宋之末忠

臣義士捐軀而徇王事不肯忍耻偷生以求茍活者屢見於史策之中且元代宋明代元無分析劃攜如前五代後五代之亂者亦因忠姦賢佞襃嘉貶斥凛若衮鉞人知有所懲勸懼見誅於後世也如是而謂之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其誰曰不然

大學衍義補序

學貴於博乎堯舜心傳十六字有終身不能行其一語者焉學貴於約乎往聖先賢作述相接有言之而不厭

其詳者焉大凡言理則欲其精簡明切當而易守也言事則欲其詳條分縷析便於中材而易行也吾於邱瓊山大學衍義補益知其義云夫聖經二百有五言為學之道備焉為教之法具焉為治之理盡焉所謂理極精而易守也至於後世道衰文敝賢者且不能窺聖經之閫奧又何怪於中材乎故西山先生作衍義之書至齊家而止而治國平天下之道備具不待瓊山之補然亦不可無瓊山之補所謂多備規軸而易行也聖人言理

賢人言事先代言理後世言事亦學有所不齊世有所不同而所以啓廸當時為教後世之心則一也然於此亦可以見瓊山之有志於君民上下言事極其詳而言理亦極其精矣至其書之條目義例則詳於邱氏之序余因嘉其明於理而便於事故為序如右

送五弟奉

命往祭

闕里文廟序

雍正八年冬十月新修
闕里文廟告成殿廡門陛黄瓦丹雘既宏既隆圭瓚俎
豆罇罍之器
頒自上方
聖天子親書大成殿大成門匾額復命良工重摹
聖祖御製文廟碑文孝思繼述重道崇儒無備於此既
成例宜遣官祭告
皇父特重其禮

命皇五子齋居潔誠治裝滅從以行余與吾弟夙夜之與俱飲食之與共講習討論之日親至於今二十年茲往千里之外能無依依繫戀而不忍舍顧思人自孩提以至於老大讀孔子之書未必能志希賢聖窮理探源以至於知孔子之道也幸而知之矣而私累之未捐精進之不勇則鮮能行之既行矣未有不心慕孔子欲登其堂而入其室者吾弟力學敦修不敢自懈於聖人之道者有年矣今奉

命往祭闕里瞻宮墻之數仞則欲得其門而入以見宗廟百官之美富也對聖貌之巍巍則思温厲恭安如在其上而自省其躬修也遊禮樂之區想見金聲玉振之氣象是行也不益以增其嚮往服行之心而為有生一大快乎

皇父猶有後命命吾弟祭闕里畢即往致祭岱宗吾弟往哉昔孔子嘗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述之葢謂得登聖人之堂與聞聖道之精深廣大則諸子百家羣言皆

小也猶之登泰山之高者得覩其嶔岑峻極則峛崺培塿皆不足言也吾弟既登聖人之堂又登泰山之高誠敬之日積仰止之日深視瞻之廣闊胸次之豁然古文人學士所謂遊名山大川以助其文思筆力者又烏足云哉

送平郡王奉

命往盛京修理

福陵前河道序

皇清承
天命為天子
太祖肇基盛京奄有三韓
太宗積功累仁式廓疆宇以及
世祖拯明室之亂興仁義之師平一六合定鼎燕京順
治八年
詔封
福陵山為天柱山

昭陵山為隆業山附祀
方澤四時大祭必命宗室一人往涖其事雍正八年四
月
詔曰
福陵前水法歷年既久稍更故道朕萬幾事重不能親
往經理惟是平郡王福彭小心畏慎克當斯任其代朕
以行余與王敬業樂羣相晨夕也玆之往也其可以無
贈竊惟古者山川都會恒隨有德者為發皇我

太祖之肇基盛京義同於周文王之在豐我
世祖之定鼎燕京義同於周武王之在鎬盛京為王業
之丕基而
福陵實靈祥之所由孕育綿衍今以前河稍更故道
聖天子慎重所使
特命王往王其慎哉祇謁
皇祖山陵敬恭將事宏仁孝之思審向背之勢必能相
地宜因利便計文數度高卑揣遠邇物土方分司授職

董其大要而責以成功以不負
天子任使王其可以勝任而愉快矣王雖年少而器識深沉謙畀自牧嫺學問通事理余喜王之果足以當斯任也於是乎書以贈之

送定邊大將軍平郡王西征序

惟
上帝眷顧我國家
太祖

太宗肇基盛京既創既承順天休命以造萬世無疆之
丕基惟時英藩良弼罔不一乃心力克宣乃猷董䟽附
先後奔走禦侮之臣而甄其才以致其力用贊我王室
式闢四方若川有舟實共濟之若木有本實枝幹之詩
所謂維藩維垣維屏維翰偉哉隆古以來懿親之宣力
未有若斯之盛也逮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奄有九有惟時平郡王之始祖
禮親王實統貔貅之旅以勤襄王事功績彪炳載在國

史王其七世孫也王幼而侍
聖祖仁皇帝宮中躬承恩眷我
皇父臨御凡事皆仰體
聖祖之心祇承勿替況在宗藩尤所惇叙以養以教罔不勤勖其身誘廸厥德而王以孫枝之近眷顧尤隆雍
正六年
皇父特命王同我兄弟讀書内廷以培其才又二年知
王之可用也爰命管理旗務及為宗正理益以明政益

以練又二年知王之果可大用也遂有定邊大將軍之命而統西征之師夫準噶爾自策妄阿喇布坦造孽據有波羅搭拉背我

聖祖皇帝曲賜矜全之恩及我

皇上赦過宥罪之德跳梁躑躅至於今十餘年今其醜子噶爾丹側楞襲其凶逆抗我顛行韋不可再禍不可踵此蓋天亡準噶爾之日而王建功立業之秋也王器量寬宏才德優長在書室中與之論文每每知大意而

與言政事則若貫驪珠而析鴻毛也夫戰者孔子所慎王者不得已而用之所以止戈戢亂遏劉誅暴我

皇上克承

先志思維小醜累世負恩實天人所共憤王法所必誅而歴年以来董兵之臣率不能宣徳威而奏膚功用是以西陲重任畀之於王王必有以副

皇父簡用之恩佐國家赫聲濯靈之大業相事宜慎權變和輯我士卒淬厲我將校恩威並行信義昭著克殲

逆憝永息遏氛皇哉堂哉莫與京矣王以八月三日之吉禡旗啓行余與王敬業樂羣者六年於兹今之往也其可以無贈然惟贈人以物不若以言之為切也贈人以頌不若以箴之為益也言而以箴宜贈王矣復念王日承

皇父聖謨凡軍機要務制敵御將之方籌餉治兵之畧聞之熟而奉之謹以是始之以是成之總不出

聖天子定算之中而更何俟余之以言贈哉故為王敬

述王祖父為國宣力勲名赫奕之事於右及引書傳所言者欲王效法乃祖而以敬謹將事也王其勉之哉祇迓天之明命惟聿將其恪恭整我六師以伐不敬在此行乎在此行乎余自今數王至軍之日請勒為飲至之歌以俟之

稽古齋文鈔序

天地閒有大本焉孝悌是也有大文焉詩書是也有本有文積於中而發於外有德之言是也孝悌以立其本

詩書以暢其支而因發為有德之言英華暢達而不可
掩能全此三者寡矣至若生帝王之家居富貴之地子
道臣道交萃於躬夙夜匪懈篤念天顯尊聞行知究極
於高明光大之域非以道自勉者能乎哉吾弟少於吾
甫三月
皇父在潛邸時育吾二人於東西室及九歲讀書同受
經於傅先生至十二歲時吾隨侍
皇祖宮中不能朝夕共處者葢半載及我

皇父位登宸極妙選天下之英賢以教育吾二人凡八年於兹矣斯邁斯征日就月將以期不負
皇父顧復燕貽之至意無時敢自懈也八年秋九月吾弟彚訂其序論雜文詩賦凡若干卷而屬序於余余曰吾輩所重豈止於文而已耶必若向所云三者皆克全之然後盡吾職焉吾弟在
皇父膝下二十年愛敬懇摯從未有過愆與吾自孩提以至於今且孺且眈怡怡如也從諸先生敬業一堂既

饜飫於詩書矣而發為文詞觀其言藹如考其意不外古聖賢名儒之旨所云三者翼翼焉亹亹焉日進而無疆豈止以文自鳴者哉余既以同氣之親相親相勗於平日晨夕之與俱筆硯之與共爾我形骸之悉化茲序其文其忻懌欣暢又當何如乎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七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八

記

皇祖聖祖仁皇帝恩賜御書記

憶自年十二時隨

皇祖聖祖仁皇帝駕往熱河避暑朝夕隨侍

皇祖萬幾之暇輙流覽書史或

親灑宸翰從旁竊觀心慕而未敢以請也

皇祖顧諭曰汝愛吾書乎賜長幅一復賜横幅一扇一皆持以告我

皇父寶而藏之其年冬

龍馭上賓哀痛沉篤每展閲

御筆手澤猶存涕涔涔下乃肅容拜手而為之記曰嗚呼

皇祖之孫百餘人其中聰明才識好學博聞年長於孫臣而任事於朝者彬彬濟濟孫臣年甫弱齡性復鈍魯

顧特被
恩寵逈異他人者豈非我
皇祖推愛我
皇父之心比諸孫有獨摯乎今雖八載
聖訓慈顔宛然如昨豈徒杯棬之慟已哉昔歐陽修作
宗仁宗飛白記謂仁宗德澤涵濡於天下者四十餘年
田夫野老猶悲歌思慕況得望清光而承恩寵者尤相
與流涕不置我

皇祖君臨天下六十餘年聖德之廣大化澤之弘深享年之有永過於仁宗萬萬歐陽修不過受知近臣為僚采作記尚流連咨嗟慨想而不能自禁況孫臣日侍晨夕誨愛特深親侍
皇祖之揮毫躬受錫予其流連咨嗟慨慕更當何如因書以誌不忘云

瀛臺記

入西苑門有巨池相傳曰太液循東岸南行折而西過

木橋遂宇五間為勤政殿自勤政殿南行石堤可數十步階而升有樓門向北匾曰瀛臺門内有殿五間為香扆殿殿南飛閣環拱自殿至閣如履平地忽緣梯而降方知為上下樓樓前有亭臨水曰迎薰亭東西奇石古木森列如屏自亭東行過石洞奇峯峭壁轇轕蓊蔚有天然山林之致葢瀛臺惟北通一堤其三面皆臨太液故自下視之宮室殿宇雜於山林之間如圖畫所謂海中蓬萊者名曰瀛臺豈其意乎

豐澤園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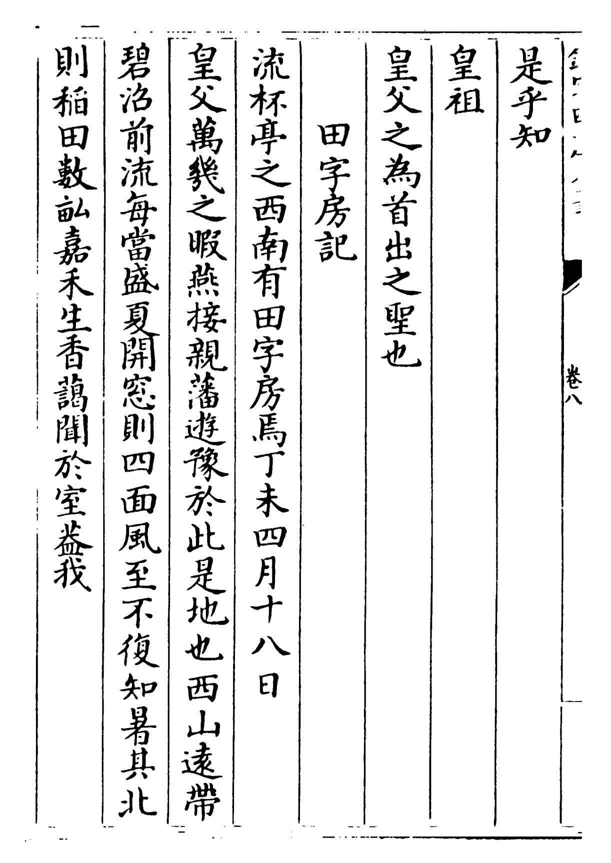
西苑宮室皆因元明舊址惟豐澤園為康熙間新建之所自勤政殿西行過小屋數間盎

皇祖養蠶處也復西行歷稻畦數畆折而北則為豐澤園園内殿宇制度惟朴不尚華靡園後種桑數十株聞之老監云

皇祖萬幾餘暇則於此勸課農桑或

親御耒耜逮我

皇父纘承丕業敬
天法
祖世德作求數年以来屢行
親耕之禮皆預演禮於此乃知
聖聖同規敦本重農用躋天下於熙皡之盛若瀛臺之
建於有明飛閣丹樓輝煌金碧較之此園固為美觀而
極土木之功無益於國計民生識者鄙之行一事而合
於天心建一園而洽於民情身率先而天下丕變吾於



是乎知

皇祖

皇父之為首出之聖也

田字房記

流杯亭之西南有田字房焉丁未四月十八日

皇父萬幾之暇燕接親藩遊豫於此是地也西山遠帶碧沼前流每當盛夏開窗則四面風至不復知暑其北則稻田數畆嘉禾生香藹聞於室葢我

皇父重農之心雖於燕閒遊觀之所亦未嘗頃刻忘也
古昔聖王臨朝視政之暇必有怡情娛覽之地故靈臺
之詩美文王也卷阿之詩頌成王也今田字房所以命
意重農者豈徒怡情娛覽已哉至若黛掃山顛風來蘋
末麥畦浪起柳岸煙開馴鶴從容而起舞文鴛匹偶而
泳遊蝶裁五色之文蜂喧萬花之谷物華景麗則思飲
和食德熙穰於光天化日之下而怡然以樂其或涼飈
四起鴻雁来賓白露如珠綠雲改赤千家之砧杵遥聞

百室之倉箱盡實則思遺秉滯穗誰遺寡婦之利而悄然以憂時引儒臣坐而論道或率諸王公子弟修家人之禮講燕好之歡所觸目而會心者我皇父之同憂同樂憇息於斯較之靈臺卷阿意更深長矣謹為之記

時應宮記

夫天一生水坎精發祥凝靈聚液流為江海江海乃天地間物之鉅者也江海之有神自三代漢唐以來莫

不祠祀惟謹有宋大觀四年詔天下五龍神並封王爵
龍神之尊自是始厥後春秋犧牲之祀代有常典
皇清受
天命禋事
上帝
后土懷柔百神江淮河濟五嶽四瀆之祀載在太常犧
幣之數俎豆之器既豐既隆神歆以格雍正二年
天子以為龍神之位既尊宜特修宮觀以致虔禱乃於

西苑内豐澤園北建時應宮所以致誠明神俾雨暘時若稼穡以成者也夏六月霖雨彌旬幾至於澇皇父步行往禱其日即晴又明年黄河清百餘里此非神人効靈河海清晏之明驗乎夫以
天子精誠通於神明以之事
天饗
帝罔不昭格而况於龍神乎信哉誠之能感物也是為記

樂善堂記

凡人之性未嘗不善仁義禮智全備於我所謂得天地之正氣而為人也然有智愚賢不肖之分者氣拘之私誘之遂日以蔽錮而昏昧有能復其性者鮮矣人能自強不息以復性為功已有善念擴而充之人有善事喜而從之則本性呈露而有馨香之德矣是故明德之馨勝於黍稷芝蘭鮑魚與之俱化未有樂善而不能修德者也余有書屋數間清爽幽静山水之趣琴鶴之玩時

呈於前萊圃數畦桃花滿林堪以寓目顏之曰樂善堂者葢取大舜樂取於人以為善之意也夫孝弟仁義乃所謂善也人能孝以養親弟以敬長仁以恤下義以事上樂而行之時時無怠則能因物付物以事處事而完所性之本體矣是故大舜聖人也猶存虛受之心聞一善言若決江河漢明帝嘗問東平王在國何事最樂王曰為善最樂余雖不敏然賴

皇父之明訓師友之切磋於大舜之善與人同雖有志

而未逮而東平王之為善最樂則不敢不勉焉是為記

四餘室記

康熙壬寅三月

皇祖聖祖仁皇帝特命予隨侍宮中承歡侍顏之暇每得追陪諸叔父諸叔父推

皇祖愛育之勤咸善視予而二十一叔父尤肫然有加也及我

皇父踐阼謂諸叔父年尚少養之宮中擇師以授之業

二十一叔父克遵
聖訓勵志向學每迓諸身以達於事
皇父嘉之用是於雍正八年三月封為貝子未數月又
晉封貝勒叔父曰
天子友于篤愛之心有加無已顧自慙譾劣特受褒異
中夜以思惕然而懼乃以四餘名其室而屬予記之且
曰吾所謂四餘者除惡樹德以餘慶捨巧用拙以餘智
知足安分以餘樂存理遏欲以餘壽也予惟人生於世

不能無好惡則樂其有餘者不能盡適於正視軒冕冠
裳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趨權附勢以自求媚者欲其
貴之有餘也倉箱以貯之扃鐍以固之不受命而貨殖
者欲其富之有餘也高其堂華其屋錦繡其土木鏤刻
其梁棟者欲其宮室之有餘也絲竹之亂於耳青紫之
蠱於目者欲其聲色之有餘也叔父服膺正學好尚既
端若富若貴若宮室若聲色皆不足動於心惟慶智樂
壽則好之而欲其有餘而所以求其有餘者又皆本之

於秉彛矩之以聖學以實其功可謂得立身之本矣竿
嘗繹其言而有會焉書曰樹徳務滋除惡務本徳與惡
不兩立樹德至於滋長則惡之本盡除矣惡之本除則
身心泰然何慶如之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又
曰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捨巧用拙以斵
餘智者孟子之意乎晉人王袒曰知足之足常足矣知
足則安分知足安分求樂之道也宋人王昭素曰養身
莫若寡欲君子之求壽也非偃仰屈伸若彭祖噓嘔呼

吸如喬松也惟存天理遏人欲而已矣然養身求壽之道亦豈外是哉叔父以此四餘名其室優而游之以求於心饜而飫之以得於巳慶無疆而智靡窮樂日生而壽歲增於以養德修身對揚一人之寵命雖書史所載若河間東平何多讓焉是為記

二希堂記

吾師梁村蔡先生以二希名其堂而屬記於余且曰士

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此古人之言也或者謂余不敢希天故曰二希然余之意固非若是也甞慕宋儒范希文真希元之為人因名堂以誌之余曰美哉先生命堂之意也君子之立志也必以聖人為可學而至故孟子願學孔子顔閔諸賢皆曰姑舍是昌黎亦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而諸葛武侯之自比也則以管仲樂毅卒之學術事功遠超於管樂之上先生以漳浦名儒追紫陽之正學表率鼇峰因以所得於道德文章者發為

經濟事業嘉言讜論日陳於朝雖古之名臣名儒亦無多讓然猶曰稷契伊周之所以致君而澤民者非余所敢望也請希其次其次曰范氏希文孔孟程朱之所以傳道而繼統者亦非余所敢望也請希其次其次曰真氏希元夫希文之事業非稷契伊周之事業乎希元之道德非孔孟程朱之道德乎希希文而至希文希希元而至希元漸而進之稷契伊周之事業孔孟程朱之道德孰得而限之乎先生之立志益可知矣抑余又聞呂

本中及朱子論宋朝人物推范文正公為第一而朱子之後惟西山之傳得其宗則先生之有志於希二子乃實見以為不可幾與孔明志希伊吕而自比管樂之意異盖孔明以語於人故慮其或為時俗之所驚而卑之毋高而先生自名其堂以志尚友之切則義固各有所當也故抒所見以質於先生而因以為記云

跋

恭跋

世祖章皇帝御註孝經
惟
上帝眷顧我
皇清克馨其德
太祖
太宗丕顯丕承逮及
世祖提仁義之師救溺拯𢾀奄有四海天下已定䎙黃
鉞捲白旌歸馬投戈討究先王之道播聖人之訓以休

中外以育萬民念孝經一書為孔子明倫治世之大法而自漢以来去聖日遠古文今文之互異注疏訓釋之未精廼集古名儒嘉言懿論考訂採輯間出
宸斷名曰御註孝經備一經之體要明至性所周浹俾夫搢紳之士農野之民皆有以知孝為百行之本而愛敬尊親篤摯有加雖古聖王木鐸之徇路辟雍之鼓徵曷以加茲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上諭十六條以敦孝悌重人倫為首及我

皇父嗣登宸極迪光繼述行
聖諭廣訓之書於敦孝悌重人倫反覆開明惟恐人之
弗知知之弗行而行之弗切以此見我
皇清
聖聖相承莫不以孝治天下依人性之本然以成淳美
之俗而開宗明義則自我
世祖御註孝經闡發天經地義民行之確然而不可易
肫然而不容已者以昭示奕葉垂之無窮爰盥手而謹

書於後云

恭跋

皇祖聖祖仁皇帝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曩年十二時蒙

皇祖聖祖仁皇帝推愛我

皇父之胣摯特令孫臣隨侍宮中朝夕承歡不離左右其年四月隨

駕徃熱河避暑凡三十六景之地無不周覽眕

聖訓被賞賚不可勝紀孫臣時雖少然受
皇祖深恩嘗思久侍
慈顔長領
訓誨謹身約己庶無過尤以報高厚之德於靡窮昊天
不弔其年冬
龍馭上賓我
皇父哀毀過禮食不甘味時同兄弟問安必勉怡顔色
以舒

皇父之憂退而自號哭於廬次潸然不絶葢恐傷我
皇父之心而每念我
皇祖哀慟思慕實不能自已也數年来
皇父屢命往祭
景陵冠劍猶存音容安在一望
山陵魂飛魄越雍正七年冬敬讀
皇祖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兼披圖畫囘思曩時
承歡侍顔蒙恩寵而被誨愛者如在昨日與言及此淚

欲霑衣夫以

皇祖天亶之聖卓越古帝王深仁厚澤六十餘年浹於民心載在史册固非言詞所能贊揚於萬一孫臣在諸孫中最為鈍魯然天地之澤靡不均被而有得之最深者焉孫臣得

皇祖之澤最深者也敢恭紀於後以誌思慕之誠久而益篤云孫臣謹書

恭跋

皇祖聖祖仁皇帝千叟宴詩

古昔聖王誕膺天命表正萬邦建中立極漸仁摩義胥天下之民躋之仁壽之域者必其身為繼天首出之聖人然後能斂福以錫民而受非常之慶帝堯在位一百一年帝舜三十登庸三十在位履至尊者又五十載時若禹皐陶稷契夔益諸臣同心同德白首黃髮賡歌喜起於一廷之中而擊壤老人含哺鼓腹耕田鑿井於光天化日之中者莫不忘帝力於何有用登世運於郅隆

而後世頌其巍巍蕩蕩三代以降淳風寖微惟殷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肆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肆享國五十有九年周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然其時君若臣以至庶司百職及耕夫野叟同登壽域共宴一堂者自古無聞焉洪惟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深仁厚澤六十一年官稱其職民恒其業羣生霑濡德被乎方外所謂繼天首出之聖斂福以錫民而受非常之慶也康熙六十一年春

皇祖於乾清宮開千叟之宴
命年六十以上者乃得預惟時在位之臣自大學士以
下至翰林御史凡七十人庶司百職及致仕之員近畿
之民又六百六十人雅歌賦詩和樂壽愷
皇祖命子姓孫枝百餘人執爵獻酬濟蹌在列遠追饋
酳之義弗限三爵之儀孫臣時年十二歲得與有事之
榮覯兹盛典
皇祖又作為歌詩

命儒臣依韻迭和為圖以壽世傳之無窮雍正七年冬得詩與圖而披讀之竊見我
皇祖如天之德如天之福與春陽秋露同其煦嫗甘雨和風同其潤澤合朝野臣民老耆期艾而錫之以寵光介之以繁祉方之帝廷賡歌之景象華封頌祝之休風規模宏且遠矣敢恭紀於後以誌太平之盛事云

恭跋性理精義

夫欲致天下於熙皞振風俗於隆古煥禮樂於三代與

孝弟於十室者必本之於崇王道而王道之崇則又在於尊儒學古昔聖王之治天下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戴記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凡所以重教化之道致天下於文明者也我

聖祖仁皇帝崇儒重道仁民育物興學校舉孝弟勵風俗崇禮讓凡古昔聖王所以治天下之道靡不畢舉而又諄諄勉勉默契夫堯舜之授受孔孟之心傳謂有宋

諸儒上繼絶學下開來裔實有功於世道人心乃因性理大全之書刪去冗雜摘取精要命儒臣斟酌損益而親為折中之乙夜披覽歷久成書勒序簡端以詔後世偉矣哉自三代以來未嘗有也雖漢明帝之幸辟雍唐太宗之講太學不過取美於一時又何能開示天下後世為儒學之宗主接堯舜之心傳實政鴻名輝爍於振古哉採羣儒之精華而去永樂大全之汎自明德以及新民格物以至平天下先其本而後其末探其源而考

其實周子太極圖通書明天地鬼神之奥張子正蒙西銘發萬物一體之微至於皇極經世律吕新書皆自成一家言則總載之以成一卷而集羣儒之言分門别類又各於其類為之辨世次先後學問淺深寧純勿襍寧精勿濫讀是書者必先究心於論學之篇立志以端其本主敬以養其中致知以窮理力行以踐實然後玩味乎治道以明治民立政之方沉潛乎全書以見天地之所以顯鬼神之所以幽造化之所以運行而無窮聖功

王道之所以燦然而可循確然而不易夫如是則我
聖祖仁皇帝造物育材之心化民成俗之意欲天下後
世之共臻於理學之盛者不虛矣

跋朱子大學章句

六經之文備衆理該萬事集羣聖之精華以立言君臣
父子之大倫往古來今之大法莫不於此取則焉所謂
焕天下於文明而聖人之所以垂世而立教其意益深
遠矣六經之外則有四子書大學為曾子所述反列於

孔子論語之前者以聖經亦孔子所製其言由近以及遠端本而肇末則又實為入聖之階梯云自漢以來此篇載於禮記而莫知尊重至宋程子始登之於四書朱子從而解釋之葢孔曾之道絶於漢唐絡於周程張朱五子孔曾之書亦幽而不顯於漢唐之間逮程朱表章然後赫然昭著而大行葢道傳斯學傳非程朱無以傳孔子之道故孔曾之書亦非程朱莫能盡發其精藴也傳有之古之人自十五而入大學教之以明德新民之

事夫格致誠正修身明德之功也齊治平新民之事也內聖外王之道豈外乎此由近以及遠自小以至大言簡而味長理明而詞約誠兼備六經之旨而又便於初學者可不知所致力哉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明德者明道心而遏人心也推而及物則新民也允執其中止至善之謂也堯舜之道不外乎是而朱子所以解釋此書又理明詞達得歷聖傳心之要尤學者所當體驗而服膺也

書魏鄭公十思疏後

人臣責難陳善繩愆糾謬必本之以忠誠將之以公正匡救將順補衮職之所闕尤以格其非心為先務焉葢君人者天下萬民之主而一心又人君出治之主也心一正則事事無不正矣唐太宗三代以下能納諫之賢主也其朝亦多諫諍之臣而必以魏鄭公為首者以其能格君之心也鄭公之奏疏多矣而必以十思疏為冠者以其就發謀出慮之始而俾知所致謹也夫木本水

源之譬非謂人君之一心為理天下萬事之本乎固其本而浚其源非欲正其心以為出治之源乎思者心之發而未見者也心之將發未及於事則有此十思焉又何入於邪徑而不光明正大之有哉易曰君子見幾而作書曰惟幾惟康鄭公之所謂思即謹幾之意也謹幾而心正矣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不正矣故貞觀之治多鄭公之功豈不偉哉

書新唐書兵志論後

治天下者以德不以力故德盛者王德衰者滅湯東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武王東征篚厥元黄惟恐後豈以甲兵攻戰為取天下之具哉德盛而王天下莫不順之故黎民歸之如父母尚有以其子弟攻其父母者乎然自秦漢以來風俗日偷人心日下則有以甲兵得之以甲兵守之者矣其因時一切趨利茍便雖可用於一時終無傳於後世惟唐立府兵與租庸調相表裏其制頗為近古子孫廢之遂至於亡以此見祖宗之法制不可

以變更也唐初取兵於農分番入衛四方有事命將出師事成兵歸於府將歸於朝故民無怨心將無兵權及其後也府兵之制廢而為彍騎彍騎之制又廢而為方鎮方鎮盛強天子微弱竭天下之力以養兵而方鎮用之以抗衡天子欲其不亡豈可得乎夫養兵所以禁亂及其弊也足以為亂不養則不足制變於一時養之則坐食而驕故規制不可不善也則為開創之君者固當深謀遠慮以立法於永久而為子孫者兢兢於修德愛

民以制治保邦又當謹守祖宗之法以無授權於他人而資亂階焉則幾矣

書朱子戊申封事後

朱子立朝四十餘日前後所上凡七十餘疏皆切於事務不畏犯顔雖古名臣以極言敢諫著稱未有過此者焉至於戊申封事直指本原痛陳時事皆洞中窾要若倉扁緩和之能起巳錮之疾而惜乎其時之不用也嗟乎此殆所謂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為先生

封事中第一傯精竭誠不遑自顧以告其君者乎其大本急務之說與中庸九經相表裏而大本則有一曰正君心急務則有六曰輔翼國本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及末又以時之弊政與古不合者反覆陳之累累數萬言而其文之灝氣流行變化開闔使人讀之鼓舞激發沉吟紬繹而不自禁葢大儒之啓沃宏矣夫學術與事功二者本相因而傳道之言與濟時之言二者又一致濟時有大小而傳道有全

功能為濟時之言而身非傳道者有之矣未有身膺道統之寄而功不見於時者也先生傳道之人也則其有濟時之言也固宜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八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九

雜著

讀二南

夫閨門王化之端生民之始致其貞淑輔佐君子然後夫倡婦隨内以閑邪僻而養中正外以施女教而化閭閻易首乾坤書重釐降而我夫子之删詩復冠以二南其旨深遠矣葢二南所以著周初風俗之盛由閨門而

達之邦國推之天下者也謂之風者其體製別於雅也繫之於周名者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各以其地別之故作於岐周封域之内者則謂之周南名伯廵行南國採風而得之者則謂之名南然周名之政教即文王之政教也文王之政教本之關雎得内助也終之麟趾關雎之應也於是及於江漢逮於汝墳則國中莫不化其政教矣施於南國而南國諸侯化則鵲巢之詩作匪特人也且及於物焉則騶虞之詩作推而至於行露摽梅則

南國之人莫不化其政教矣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夫婦之義正則室家之道修男敬身以率其婦女敬身以從其夫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其語豈或爽哉

讀鹿鳴至天保六詩

嘗讀易之泰象曰天地交泰解之者曰陰在上而陽居下君下交臣之義也又曰天地之體不可交而以氣交君臣之分不可交而以情交古昔聖王所以維持世教

平章百姓使萬邦協和黎民於變者亦賴有此情以相維繫耳故禮以節之樂以和之飲食以薦之賔主以親之歌咏以侑之使愜其情而不流焉其在詩曰我有嘉賔鼓瑟吹笙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燕賔客而欲其示以大道則君臣交警之意亦寓於其中矣使臣奔走於王事故作四牡以勞之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所以逆探其念父母之心而恤之備也皇皇者華教使臣曰其諮事而為諏乎諮難而為謀乎諮禮而為度乎諮親而為

詢乎欲其備五善而事無違行也常棣之華燕兄弟也疏其所親而親其所疏失其本心者也故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又曰兄弟既具和樂且孺猶恐人之弗喻也又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既樂兄弟且逮友朋焉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人君以情接其賓客使臣兄弟友生者如此故其臣作天保之詩以答之其詩曰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蓋既頌且規焉樂而不淫上下和穆醉以酒而飽以德吾於鹿鳴之什見

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言其化行於關雎麟趾而施及於天下禮明樂備豈非文武周公之餘澤哉

讀邶鄘衛風

孔子删詩三百篇以周南召南為正風以下十三國為變風而以邶鄘為變風之首均諸侯也聖人列衛於首何哉魯衛為王室之懿親既登魯於頌矣則其次莫親於衛又有康叔武公文公之賢是以聖人登之邶鄘衛三國也而所言皆衛事何哉盖衛之子孫稍并此二國

而一之耳既幷之矣又存邶鄘之名者土風各異其詩
蓋作於二國之遺民者也邶首柏舟鄘首柏舟衛首淇
澳賢侯貞婦有愷悌之德無邪僻之行作爲詩以自見
所遇不同而終歸於正然君子讀緑衣終風之詩而知
衛之無以爲國矣繼以墻茨偕老之刺興桑間濮上之
音作而國社以亡由是知閨門爲王化之首而男女之
際生人之大欲存焉可不大爲之防哉張子曰周之興
也商民後革及其衰也衛風先變蓋衛即商之地書所

謂沬土詩所謂沬鄉也其民為商紂所漸染日泪於酒色而不知故雖康叔武公之賢凱風之孝子北門之忠臣北風之智士干旄之大夫簡兮之賢人考槃之隱者亦莫挽其頽風而至於淫蕩而不自禁以是知惡習之易染而難革也

讀秦風

秦襄公以兵送平王東遷王封之為諸侯能逐犬戎奄有岐豐之地君子於是知平王之庸委舊都以與人而

周竟以不振也岐豐乃二南興化之地其民質其風淳其土厚而水深秦之興教之以猛驅之以利其彊毅果敢之資足以成富強而諸侯畏之故其詩如車鄰駟驖小戎無衣諸作莫不美其車馬之盛戰陣之勇而無室家之思論秦風者或哀世道之衰或嘆強秦之漖而余獨怪平王東遷之謬至於此極也夫以秦民之質秦人用之尚能鼓彊毅之氣成抬八州朝同列之勢豈其以天王之尊守祖宗之法而反不能興起於仁義厚集其

國勢以懷天下哉故定都立國者當審其居重馭輕之勢自上臨下之方而祖宗一定之基切不可茍變也邵康節謂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也刪詩亦然齊桓晉文之後惟秦騣騣始大周亡而秦興夫子早見其兆矣余則以為不然魯宗國也秦誓悔過之辭也故載於書至於秦風之後尚有陳檜曹豳四風何所見秦之代周乎錢天錫引吳楚詩無傳而秦風卒不削以證邵言之不謬蓋夫子刪詩其存者則間存

之其無者不求以補之也吴楚之詩本不列於周太師之所採則夫子亦置之不論又豈可以此而汨聖人刪定諸經之義哉

讀無逸

尚書自二典三謨以至商周之誥皆古先哲王明臣良輔相與咨儆一堂以為久安之圖後之言治者舍是無他求焉然取其近而切明而審天子臣民皆當奉以為規則銘之於座右者則無逸一書又為最要無逸者周

公以成王初政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故作是書以警之也始言稼穡艱難重務本也次言前王之所以享國長久與後王之所以罔或克壽戒怠荒也次言太王王季文王之抑畏卑服者欲其法祖也又言嗣王無淫逸遊田而以萬民惟正之供者欲其無荒寧而省賦斂也又言古之人猶胥訓誥胥保惠胥教誨者欲其納諫也又言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者欲其謹己而無責於人也終言嗣王其監於兹者言雖有盡而情則無極

故丁寧反覆欲其永監也自天命之精微至畎畝之艱難無不備具豈獨成王所當奉以為龜鑑乃萬世之龜鑑也或曰蘇子瞻謂周公作無逸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以為成湯武王非聖人此固非經旨矣然所以不及成湯武王者抑亦有說乎曰成王守成之君也無逸為守成之君而作也與守成之君言守成之事則欲其法守成之君故殷三宗皆繼體之君文王雖維新周室亦繼王季而為諸侯也故不及成湯武王者蓋謂湯武伐

夏滅殷固不可與守成之君一例耳詩咏豳風書陳無逸周公之教戒維憝成王之敬勤無怠八百之基定矣

讀呂刑

武王命康叔之言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又曰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是明德慎罰者文王之所以造周而修及鄰國也武王敬明乃罰成王辟以止辟乃辟是武王之代殷興周成王之繼志守成亦在慎兹祥刑也文王以之維新周室武王以之保有四

海成王以之嗣受厥命其本皆在於慎罰用綿八百之基而過夏殷之歷穆王用呂侯為司寇命之作刑以詰四方其有意於乃祖乃父之慎刑乎論者以為穆王老而耄荒車轍遍天下而財用不足作贖刑之法以斂貨然孔子採之於書者亦取其諄諄教誡官伯族姓哀矜惻怛以民命為重耳其言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則與大舜明刑弼教之意何異然虞廷之贖止於鞭扑而此則及於大辟故令人疑以為斂貨也

讀者知其五刑竝贖之非取其矜恤民命之意則幾矣

讀秦誓

孔子删詩書以商頌魯頌次周頌以費誓秦誓次周書商即周所代以王者魯則宗國而父母之邦也其登於詩書均宜至秦則西戎又非本國夫子何取於秦而收其誓於尚書之末哉或謂伯禽征徐奉王命以討亂著其是也鼎鄭之役無王命而擅兵著其非也或謂秦代周有天下夫子逆知其然而存其誓也二者皆非也何

也予奪是非者春秋之權也逆知後事者誕妄之說也二者於書何有哉昔秦誓於書者取穆公悔過之篤而諄諄於良士也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聖賢之誨人改過昭昭甚明今夫布衣里巷之徒自信其志以為可行及遇差慝明知其非而不悔又遂之者皆是也況以千乘之尊自賢其志而從人之是豈非易之所謂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者乎且致戒於截截諞言之不可用黃髮無愆之不可棄

休休者好善容賢如此其篤有利於國家者如此其至冒嫉者妬賢嫉能如此其甚有害於國家者如此其極故夫子収之簡末以繼典謨訓誥之遺其垂訓也大矣或曰春秋譏秦晉用兵之失起釁於殽鄭即一事而聖人於書則嘉之於春秋則譏之何哉曰書之意主於勸善其詞恕春秋之意主於懲惡其法嚴聖人何容心哉

讀董江都賢良三策

漢承秦敝文教未興高祖撥亂返正文景休養生息至

於孝武表章六經興學校之政首舉賢良方正之士策之於廷而董江都以宿學碩儒實對其問首策陳天人相感之理二策言修明教化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三策勸帝法天盡性知仁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蓋內聖外王之道修己治人之方無不備於三策之中而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竝進武帝用之以罷申韓蘇張之學尤為有功於聖教使武帝信任仲舒大究其用則將有光於文景而賢相若蕭

曹輩俯出其下又豈有窮兵黷武之禍舟車緡錢之失哉而擯之江都以終其身君子讀其策想見其為人盖不為江都惜抑為武帝惜也世之論者謂漢儒通曉經術宋儒深於理學夫窮經即所以明理而理學未嘗不衷之於經術漢之董子宋之程朱又豈可以經術理學限哉程子曰董仲舒有儒者氣象可謂的論矣

讀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自古寺宦之亂人家國者多矣其始未嘗不為小忠小

信以結人主之知使外言不得而入人主信之不疑然後攬權肆虐無復忌憚而君上之操柄失矣縱復疾其所為欲引外廷之助以除之而近在肘掖禍起蕭墻望夷之事甘露之變良可寒心予讀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而知其不為趙高仇士良之所為者亦幾希耳而熹宗略不加省專意庇璫吾以為熹宗之黯直甚於彼二主耳蓋二世文宗猶能知其為不善而欲去之熹宗則始終信任之靡他且屬懷宗以信任忠賢吁惑

之甚矣然使熹宗而有欲去忠賢之心忠賢其遂甘心以受熹宗之斥哉是知人主不可不延納賢良以自為助而宵人在側附者如蟻大權已歸雖欲去之豈可得乎故熹宗之用忠賢也王心一首言之侯震暘繼言之周宗建又繼言之文震孟因講學之疏而直陳其奸劉之鳳因内操之疏而指其不測至楊漣二十四罪之疏上而忠賢之奸佞畢露蓋不可一日而容於天地之間矣使熹宗覩此疏而赫然震怒大振乾綱申春秋無將

之誅比漢法不道之律則忠賢之羽翼猶未成而忠賢之流禍固亦未甚酷也至楊漣左光斗輩駢首被戮而毒流縉紳元氣凋喪余謂明室之亡不亡於崇禎之有流賊而亡於天啓之用魏璫然則楊漣此疏明室存亡之所繫也而不用且加誅焉甚矣熹宗之黯也

擬程明道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以為天下貞故天地之大無不覆幬而春夏秋冬分其序山川河嶽

效其靈天地惟以一元之氣主之而已矣聖人之德無不光被而三公六卿分其職百司庶吏效其勤聖人亦惟恭已南面而已矣何則大本已立而所任者得其人也古昔聖王之治天下少則習之業長則才諸位是以人君南面正位而人稱其官天下以治萬邦以寧與天同意者也有宋五星聚奎實主文治而教化未興郅治未隆者蓋事不師古未得其道耳臣愚以謂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必先於取士取士之道在於興學校而學

校之興又在於尊師儒請條其事陳之於左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又曰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三代而上未有不明道重師以覺斯民者也秦漢以降聖學不明異端蜂起各守師説簧鼓於世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而愚民不知所遵守為今計者莫若尊明正道選天下之賢才擇其學業大明體用醇備者以為太學之師其餘以為天下郡縣之師不數年間郡縣州里皆有英俊之

士矣此興學校之必在於尊師儒也古者王公以下至庶人之子弟自八歲而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禮樂射御書數及其十有五年然後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身修已治人之道是以國有學鄉有校黨有庠凡所以教民於幼稚以成其德而正風俗也漢唐以後學校為具文無教養之實願陛下申命有司俾州縣各立學校鄉學則散處於鄉以教八歲以上之小學擇其最者以教大學成人之士取民之俊秀者充弟子員則民知

禮義廉恥而賢才可得矣師儒立而正道明學校修而人才衆然後使郡縣各以其學之子弟舉其賢者貢之京師萃之太學以考其才任之以事以觀其績察其善否而黜陟之則天下之英俊皆登於朝而取士之道得矣此取士之必在於興學校也夫如是則賢人在朝風俗隆美使天下後世謂陛下為有宋致治明主子孫承之萬世永賴臣不勝欣幸

擬胡安定置經義治事二齋記

學校為養才之地所以淑其性情俾歸於道德明禮義
廉恥之習興孝弟慈讓之行以備國家異日之用古者
百官得其人萬事得其理未有不由於斯也今天子聖
神宰輔賢明建中出治使天下郡各立學學有教授之
員以誘廸秀民膺斯職者宜體君相牖民覺世之心彰
古聖成德達材之教講明正學陶冶羣英方為無忝余
承命來是邦為多士師敢不殫盡心力以佐休明謹就
學中立經義治事二齋其有學識閎通潜心義訓能辨

同異不乖正道者入吾經義齋相與講求至是而浮泛剽竊持其偏見者不與焉農田水利會計邉防事之不可不治者也明於此者入吾治事齋相與究切實用而拘牽不通與夫俗士功利之談不與焉盖明經所以立本治事所以達用本不固則用何由精而用之所以能達端惟本立是賴二者雖不可以分而教者當各就其性之所近多士尚體予意窮經者必因經以明事治事者必因事以求經體用兼修本末一貫而不為空言則

豈惟不負教者諄諄之苦心將見才成德立濟濟彬彬異日立朝廷之上引經執禮守正不阿賛治分猷天工能亮者皆吾黨之士也多士勉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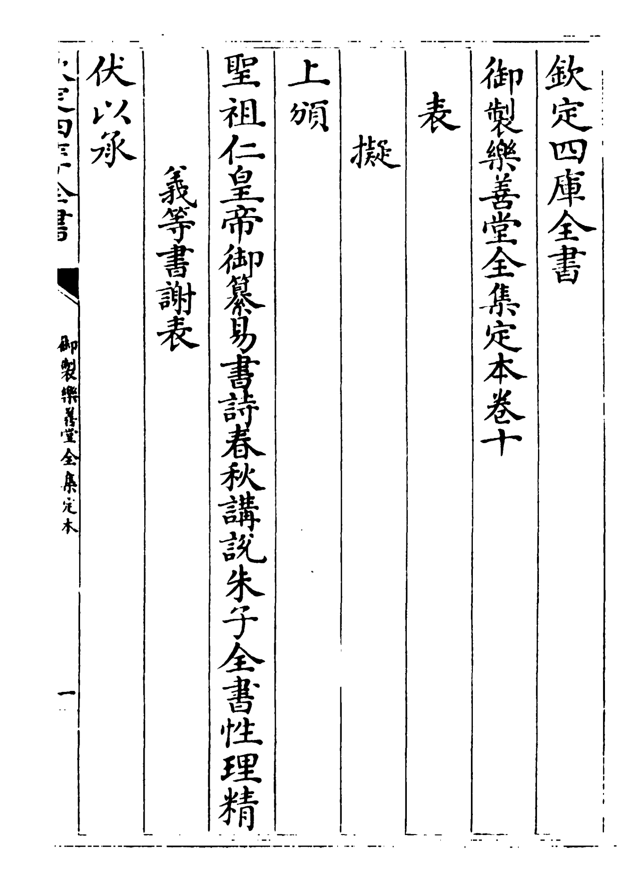
擬尹和靖六有齋記

余嘗思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春秋時文人學士徇物喪己孔子已深切言之至於今更有甚焉其背馳聖道毫不為己固不待言即世所稱為建功立績思効時用以自見者原其心勢利而已矣夫學也者古以

養德今以飾名古以利人今以欺世思反其初其在內外兼修存存不已乎善夫先正橫渠先生之言曰君子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夫言期其有教則必不敢為悖道之言動期其有法則必不敢為非禮之行晝有為宵有得則無一日之玩愒也息有養瞬有存則無俄頃之滑涽也以是持己則內外兼修存存不已之道也於以反其初不難矣人之生也其性無不善而其情有善有不善吾亦人也吾安知吾性之

果能制吾情乎吾安知吾情之果能若吾性乎情可制也性不可流也何以防其流而使之若哉有吾六有之法存焉六有者非吾言也横渠之言也非横渠之言也有言有動以晝以宵以息以瞬者所同有也日從事於六有之中而私與邪莫之有焉則所謂有其有有其有然後天良存恐吾之志不終也因以名其齋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九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十

表

擬

上頒

聖祖仁皇帝御纂易書詩春秋講說朱子全書性理精義等書謝表

伏以承

先啟後實維
首出之君覺世牖民共仰
生知之聖亶聰明以作
元后紹庭敢懈於淵衷一道德而同民風建極不忘於
典訓
王言用布
祖製聿頌億萬年道運丕昌共覩文明之式煥五百載
心傳若接咸遵刪定之維新至道光昭湛恩汪濊臣等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羲皇畫卦以開天性命之精始著堯舜傳心以明道危微之義乃彰三百十一篇之詠歌教惟淑性二百四十年之筆削法在尊王是以窮本溯源不外諸經之㫖然而循流竟委又有異道之書故周程自濂洛以揚徽而張朱起關閩以建幟首尊聖緒刋落陳言他如同時之儒與夫私淑之士莫不抱遺經而叩其終始望先聖而溯厥淵源然而易道幽深孰識由來之理數書辭佶屈或參當日之方言箋注

紛紜詩義因之而漸晦傳辭糾錯麟經反致於難通議漢儒者曰無明道之功訾宋儒者謂鮮詁經之實惟知經自經而道自道豈解經載道而道傳經雖宋儒極力以廓清而明季復多端以煽惑未有經明道顯開通萬世之津梁作聖述明昭揭千秋之模楷如今日者也茲葢伏遇

皇帝陛下雲日為瞻羹墻如見治薰蒸為淳古久邁百王學緝熙于光明式敷五典昭格

上帝時時以
聖祖之心為心涵育下民事事以
聖祖之政為政事惟師古道在率先念
聖祖仁皇帝探賾鉤深既同韋編之絶執中建極實承
道統之傳扢雅揚風何異宣尼之刪定屬辭比事盡芟
衆説之支離至羣儒皆已表彰而朱子尤加尊禮謂其
言精而義盡允宜身服而力行幾經
乙夜之勤猶分

萬幾之暇俱加纂輯重獲編摩雖開雕備續於昔時而頒行有待於茲日我
皇上繼承志切誘迪心殷永維
先志之宜遵嘉與薄海而共守徧頒直省俾鋟版於學宮廣勵師儒使鏤心於經術近自畿甸遠曁寰瀛聲名文物之邦益霑
聖化嶺徼遐荒之地共覩
皇猷洛閩綿澤於無疆洙泗流芳而不竭從此遵道遵

路悟斷潢絕港之差學者是訓是行識宗廟百官之富自
天雨露育成濟濟之人材特地恩波釀作熙熙之大化
臣等識同窺管學謝雕蟲佔畢徒呻每望洋於學海近
光有志屑復旦於堯天叨與
賜書凜遵
聖訓伏願治如雨化學以日新蘊周情孔思以修文法
放勳重華而御世默成太極豈惟歌詠怡情遠接心傳
自爾是非立辨以引以翼存陟降之小心

作君作師布雍熙之大化則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無不同之車書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不被之聲教矣臣等

謹奉表以

聞

擬

闕里文廟告成賀表

伏以

帝治崇儒九有仰乾行之健

皇猷重道三無炳離照之光辟雍振鍾鼓以和聲樂華
膠吐膠序集珪璋而制𨶹禮業旁敷元和洽而春階平
文教昭而王道坦宫墻藻曜指檜影以增歡俎豆祥開
望杏壇而色喜儒林雀躍文囿暈飛臣等誠歡誠忭稽
首頓首上言竊惟分野奎婁原屬文昌之宿儲精泰岱
實稱禮樂之邦非造化所獨私實生民之厚幸聖而拔
萃開萬世以儒宗集厥大成等百王而未逮是以尼山
木鐸響嗣千秋繡紱神區宅安萬古牲牢過魯昭漢祖

之美之遺徽麟鳳升歌著唐宗之芳軌然而祖述憲章之上律下襲之隆既莫造其堂階又孰知其閫奥音聞絲竹壁雖完好於魯共像設寃旒宇僅葺寧於明代未有廟堂式廓應景運而維新典禮優崇際昌期而悉備煌煌鉅制恰應珠聯璧合之期奕奕弘模適當復旦卿雲之日人文與天文並燦聖居與聖澤偕新如

今日者也兹蓋伏遇

皇帝陛下胞與無私羮墻有慕節儉以先天下階茨遵

茅土之風仁孝以育兆民堂構美丹黄之艧太平有象
郅治難名弛張寬猛咸宜樂利貽夫四海雨暘燠寒時
若懐柔曁乎百神頻行
釋奠之儀屢舉
臨雍之典觀書則政惟由舊講易則義偹畫前既化雨
之旁施亦恩波之普被稱先道古奚襲乎三老五更綱
舉目張恙恊夫周情孔思
帝謂至人之廟貌宜增美於重熙累洽之餘

天眷元后之精誠不屑循夫玉檢金泥之舉藉經營於
昭代貽締造於
一人既革故而鼎新益光前而裕後經始甲辰之夏落
成庚戌之秋璆鐵琅玕寶藏競輸精於魯望楩楠杞梓
楚材爭矯首於秦封大木掄自工師高敞煥龍文五彩
色瓦成於內府陸離瞻暈翟交翔黕呵護於鬼神如松
如竹顯監司於卿尹其正其平準魏闕以定規倣巖廊
而布象域顯文明之氣雲呈卿裔之華青鳳盤乎觚稜

赤螭卧於榱桷聖時弘道新顏從入之門立體通方務塞奇衺之徑儀物重修古制祭器

特頒上方允為前代莫覲之休宜在生民未有之聖 臣等志存入室學僅面墻溯流以窮源粗識先河後海正誼而明道謹思義路禮門宗廟百官之美富難窺唐虞三代之隆平幸際伏願岡陵鞏固磐石奠安高以下為基若築室之必根於堅礎誠以明為牖如容光之旁燭於四隅無反無側無黨無偏元愷升而僉壬悉化有馮

有翼有孝有德珠囊挈而玉燭常調行舉言揚隱致慰於猗蘭之操耿光大烈永垂庥於闕里之居臣等謹奉

表以

聞

頌

九符有序

粤若稽古典墳厥初生民低處者巢髙處者穴取草木皮革羅鳥獸漉水物以為衣為食君臣

父子上下長幼男女夫婦莫有倫紀聖人伏羲氏作始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治百官察萬民政令行民用遵約束時則有龍馬負圖之應迨黄帝軒轅氏宰制羣動垂衣以治作甲子天用錫以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造律吕播其八音而鳳凰巢阿閣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有雲氣止於帝上其後復有聖人曰堯治歷象置州牧四岳明俊德以親九族協和

萬邦時則百獸率舞廷生五色瑞芝舜承是道重華協于帝建學養老敕命賡歌卿雲復旦鳳凰來儀上下草木鳥獸魚鼈咸若暨禹湯文武祗德建中無逸執競時則有錫洛銜鉤鳴鳥流烏之瑞揆古聖帝王罔不得天嘉祥為受命之符亦罔不在德其惟時叙罔不克加抑畏用兢業於有邦以答天之眷命自時厥後由漢迄明英君誼辟天亦默相厥德晐其所履以為協應

其有矯誣諛佞詐作符瑞以欺中外以惑蚩蚩

氓天弗與民弗信也洪惟我

皇清

聖聖相承宅中圖治以撫四海德威並行汪濊暨訖

天用錫以洪庥敬戒不怠用培我丕丕基雍正三年三

月太史奏日月合璧五星連珠

皇帝曰惟予

丕顯考聖祖克聖克仁克膺

天佑予一人是賴有司其擇吉薦牲以告
景陵羣臣固請陞殿受賀不許嗣是嘉禾瑞繭慶雲芝
草醴泉甘露河清鳳儀之瑞先後疊奏我
皇上祗承
天眷弗敢自居或則歸美
聖祖或則不以宣示且曰朕所喜者豐年為瑞及汝諸
臣宣力四方斯朕志也臣謹按王者必世而後
仁天人叶應嘉祥駢臻必俟仁而後益顯故生

民公劉之詩作於周名清廟明堂之什成於冲
子我
太祖
太宗肇基新命我
世祖
聖祖克成先志永綏兆民功崇德溥累洽重熙勝於成
周我
皇上歸功

聖祖益本於世而後仁之義然非
皇上以聖承
聖覲光揚烈恩澤覃敷民飲其和
天歆其治應感之符必不若是速也且周之盛時雖宅
豐作洛撫有千八百國而幅員尚小孰若我
皇清東至于海南盡交趾西届哈密北之七十四部藏
齎賮貢致誠貢獻者歲歲不絶自京邑大都以
至山村僻壤耕鑿順則各勤所業武夫戰卒有

老不識兵戈者由斯以談

天之眷我

皇清於周有加焉記曰聖王在上天不愛道地不愛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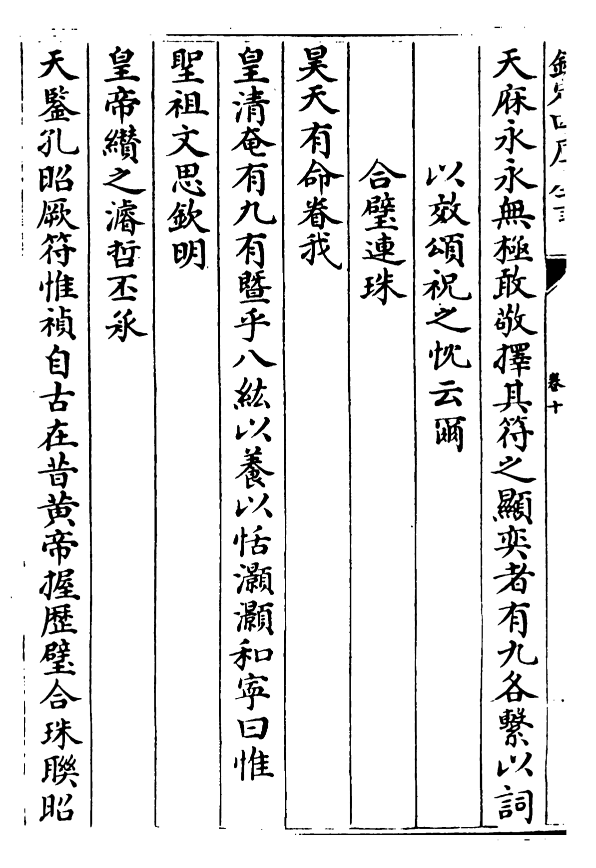
人不愛情考之今時洵合其語

天子猶謙謙自牧敬德弗遑修我人事撫我烝黎方將

上溯堯舜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德中考湯武

表正萬邦敬勝義勝之徽以措諸政令以為萬

載規敬迓



天庥永永無極敢敬擇其符之顯奕者有九各繫以詞以效頌祝之忱云爾

合璧連珠

昊天有命眷我皇清奄有九有暨乎八紘以養以恬灝灝和寧曰惟聖祖文思欽明皇帝纘之濬哲丕承天鑒孔昭厥符惟禎自古在昔黃帝握歷璧合珠聯昭

哉蓺極旃蒙之歳單閼之月聿見嘉祥其祥長發宿躔

營室位在娵訾雙璧輪囷五珠迤邐星臺告瑞太史書

呈

帝曰休哉惟

皇考實膺爰陳於詞爰告於

陵有諴其躬有讓其衷惟

皇考思格乎

蒼穹豈惟民哉屆於昆蟲

黃河清

銀漢煥光河精發祥九曲瀰亘浩渺汪洋宿列崑崙流經積石匯澄伊黃浮天浴日曰既清止休符顯奕徐邳淮泗千里靜碧馮夷息浪河伯安瀾五老上告紫蓋繽翻滌而濯矣既清且泚漉其濁矣既迅且駛鏡流瀰瀰素波漣漣上映下澈天水相鮮疇克澄其源疇克致其然貺自蒼旻景福永綿以光我萬年

孝陵神著
景陵瑞芝
煌煌神著奕奕靈芝百莖九光神物應期
帝命東皇分植
兩陵無節而秀不根而榮潤以仙露爍于
寶城於皇
世祖開物成務遠至邇安金甌鞏固
皇帝敬承羹墻見慕齋戒神明建中飭度是用産著以

應嘉祚於皇
聖祖握符壽世育之以仁正之以義
皇帝敬承同歸一致乃文乃武以篠以藝是用産芝以
昭上瑞芝既蒼矣蓍既長矣貞符彰矣壽而臧矣暨萬
邦矣

嘉禾

有猗者禾在彼中田爾農來思越陌度阡芃芃之奕奕柞
之澤澤五穀既播三時無失載甲載坼載長載裦載穟

載實載碩載茂

帝實顧矣稷實助矣風披矣雨灌注矣綏我屢豐言

呈其瑞休我

皇風言多其穗遠自滇南近兆

帝耤匪雙伊九匪寸伊尺先民有言食為民天百穀用

成自古有年

瑞繭

帝念民依惟農與桑孰飢莫食孰寒莫裳雕鏤必黜爰

勤三農纂組是省用紓女工

昊天維顯聿降瑞𤔡瑞𤔡維何萬蠶同簇曾不經緯曾不杼柚苑窳致力西陵效勤神功默相嘉𤔡乃成爾純爾素匪紅匪紫爾質爾實匪錦匪綺言徵其應言發其祥祐此蒸民成以報章太平之澤五十衣帛夏清冬温太和充溢

甘露

奕奕吳都沃壤甫甫有苗有禾有絲有紵其農于田侯

主侯旅其賈于市侯笑侯語維時之恭飲

帝之和含哺以嬉渥澤孔多

上天錫瑞降茲甘露零我吳都佑我休祚其凝如脂其甘如飴湛湛瀼瀼如珠之垂曰既零止天下寧止曰既溥止萬邦安止以兆嘉祥降福孔穰

醴泉

坤元載物厚德安貞孕祉毓祥乃效厥靈有醴者泉載甘載旨莫尋其源載清載泚惟泉之功養而不窮我

皇之心濬哲宏通惟泉之瀰流膏潤下我

皇之澤物無遺者惟泉之源用之日新我

皇基命浩浩淵淵惟泉之發挹之不竭我

皇虛已闓言若決在易井六勿幕元吉勞民勸相中正

作繘

闕里慶雲

巍巍

宣聖上律下襲祖述憲章斯文爲奕我

皇膺命心契聖時以養以教作君作師爰新闕里慶雲式煥紛兮縵縵郁兮爛爛迺映杏壇迺覆檜幹金枝翁鬱玉葉璀璨惟帝之誠致雲之卿以彰我文明以賁我太平

房山鳳凰

四靈之一厥惟鳳凰感我聖化遊我帝鄉帝鄉之南聿有房山雝雝喈喈來集其巔亦集爰止惟

皇之祉藹藹吉人維君子使六象其體六府是修九包其文九夷來柔明明

上天鑒我

帝德朝陽叶應文明萬國

贊

十臣贊

張子房

阜彼留侯家世相韓嬴殄韓宗心瘁力殫東得力士擊

之博浪匿遊下邳受書圯上乃得其傳乃遇其主謂沛公英仁是殆天所與帷幄運籌千里決勝魚水之歡諫從言聽既遂其志亦邈而肥優游赤松烟水鴟夷聑彼渭濱同歸一轍渺矣風清泠乎氷潔

諸葛武侯

南陽之藪有龍而蟠金玉其音碩人之寛昭烈下賢三顧彌虔風雲蒸變乃出其淵東聘吳都綸巾羽扇䇶䇶樓船煌煌火焰摧曹和孫克定益州乃集其勢乃成其

謀白帝託孤實肩鉅任盡瘁鞠躬王臣之蓋七擒六出
八陣千井集思廣益澹泊寧靜察變以明動物以誠奸
回丕革宫府肅清諸葛大名星輝雲爛惟公一身存亡
繫漢

高伯恭

渤海之疆篤生偉人元氣所蒸厚德無垠元伯夙譽陽
平早庸清平自守讞獄惟公乃抗雷霆乃蹈虎尾尤恐
玆心負翟黒子忘身濟物卒感主明數千人命頼以全

生才本於學知發於仁敦仁力學品乃大醇黄中内潤
文明外照百齡純嘏六朝光耀

魏鄭公

隋失厥政豪傑並爭孰驅而除孰創以成有唐文皇龍
準日角杜斷房謀偉哉降嶽九有同軌仁義施治爰有
鄭公鹽梅之器繩糾謬愆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浩然盛
養屢陳直諫事君以誠十思十漸防患未萌維山巖巖
維松植植猗歟鄭公古之遺直

郭汾陽

河之曲賊厲其屬嬌嬌汾陽疾馳搴其纛豪之城淪於思明鰌鰌汾陽偏師挫其萌乃搴乃挫禄山喪謀卒帥虎臣克復神州滅安殲史旋定河中吐蕃夜潰代宗復國緊惟公之功招之即來麾之即去往説葛羅仗此忠恕靈耀衛幣承嗣拜使朝恩歎為長者懐恩麾下亦愧從於不義惟誠感物惟明保身孰克當此維公之云

陸宣公

維山有玉惟璞藏之既斵其璞不圭璋之維水有珠惟蚌孕之既剖其蚌卒棄置之卓哉宣公明珠美玉施之不窮守之彌篤弱齡侍從歌詩宴遊興元戡難乃展厥猷獻納論思興利除害舉直錯枉靖内安外曽史之行管樂之才經綸奏列不待安排事急則需事緩則舍德宗猜刻庸主以下君用則行君舍則藏宣公忠藎邦家之光維公一言自知甚確不負天子不負所學

韓魏公

奕奕相州維天之中孕祉毓靈間氣所鍾爰生魏公金堅玉潤相厥明時輔成景運弱冠登第聿見嘉祥雲輝日下五色呈光大材不罷小用亦效西夏寒心兩宫諧孝齊范駕富宏展經綸臨事決疑正笏垂紳皎皎易汙嶢嶢易缺維公德量山崇海濶材既軼世學亦適方光輝事業燦爛文章胹然而仁毅然而醇猗歟魏公古之名臣

范文正公

嶽嶽希文學修行淑本仁祖義正直明肅陶鑄人材心宏誨育成兩大儒橫渠明復公之心事天光日照諫垣氣凜西夏威耀進憂退憂江湖廊廟天章論對十事聿陳長沙之策敬輿之文參政九月譖毀交聞志未大展千載經綸公有至性內行克敦周友恤族率祖率親義田之舉大惠宏仁有宋人物公尤彪炳維雲之卿維星之景

司馬溫公

仁英繼統韓富當朝諧孝兩宮伊韓之勞爰有謚公維持左右直斥守忠議禮往救熈寧元豐新法聿行惟公上言辨之甚明宣仁臨朝自外召之爰立作相心乎好之維士與民萬口如一僉曰休哉相我君實既遇其時亦伸其志有猷有為補偏救弊惟公一生悉本於誠言可對人達於生平德化遐宣膏澤普沐於何見之社祭尸祝

耶律文正公

一代之興必有偉才元室肇造公實鹽梅幼齡質異長
究儒宗律歷術數靡不精通誠以事君公以律已糾謬
繩愆救惡將美育才舉士立法垂猷元政之成維公之
謀均稅均科慎選守牧不去君旁國用充足懼法之涼
錫民以福懇款陳忠為百姓哭有元諸臣公為賢相允
如公言治天下匠

箴

虛受箴

天地之心普物而發聖人之情順事而達其情其心無彼無此厥故維何惟虛而已矧茲下學亟宜自勉胡不虛已以受萬善天賦以性我受此中五常百行善量無窮黽勉終身猶懼有闕矧其自足善心斯遏告我以過乃我之師訑訑聲色誰則我規捨已之非從人之是如圜斯轉如影斯從曷虛爾中曰克爾已爾不克已自滿則把相彼溝澮雨集則潰過而不留其涸可待瞻彼渤海浩浩浮天厥惟不滿克納百川既虛而虛復實而實

允為中孚豚魚皆吉

銘

樂善堂銘

秉彞惟民氣具理存聖愚曷異善惡是分其善維何仁義忠信知誘物化遂亡其正惟危惟微人欲天理操之則存舍則巳矣曷惟其操是曰樂善動靜弗違斯須弗間我既受中我則蹈之我有秉彞我則好之聞人之善我則友之非徒友之又克有之雞鳴而起孳孳不已至

樂因心其味孔旨樂正好善鄒孟稱優東平樂善厥德允修嗚呼念哉善可樂哉樂而不倦天性其培誠能好之萬福之根反是則殆衆禍之門爰作斯銘服之無斁朝斯夕斯果行育德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十